

的經驗，後來進入社會，似乎得到不少好處。使我益信，凡事都有因果關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肯助人，才能得人之助。

我的弟弟王治小我三歲，亦畢業於交大唐院，主修土木，在侯家源學長之下，曾負責鐵路工務段多年，後任糧食部倉庫工程處總工程師，頗有廉能之譽，我兄弟三人，分在滬平唐三院肄業，抗戰時，我曾在重慶母校兼課，現在又在新竹交大任教，所以我與交大的關係不能不說相當的深厚了。

平院校舍係接收前交通部鐵路管理學校與郵電學校校舍，大門建在李閣老胡同，正對大門，闢有一條寬闊馬路，兩旁種植高大槐樹，濃蔭蔽日，從校門內望，甚覺深邃。教室均係單層，分幢排列，建於馬路兩旁，行列整齊，有如官衙。校舍與交通部（大門在西長安街）及交通博物館（大門在府右街）毗鄰，均有門可相通。

那時母校學制，是預科兩年，本科四年，與各大學相同，但未收女生。同學多長江以北各省籍貫，身強體壯，衣着樸素，很少有穿西裝的。家庭富有的同學，如劉鼎新、沈恩濤、趙元祥、羅英等則多着綢質袍褂，絲襪革履，頗有公子風度，學生領導人物多係高班次，那時常做大會主席的是盧光晝、武少文和洪

軌（後任江西財政廳長及齊魯企業公司董事長多年）幾位。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大專教授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會，要求政府對日對英交涉採強硬態度，拒絕他們無理要求。學生有五萬人以上，情緒激昂。主席台上，我見有顧孟餘、朱家驊、徐謙諸位

教授和學生代表多人相繼發言，時間拖得很長，從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半，還未結束。我在交大學生行列中鶴立，饑寒難耐，遂走出行列，到附近尋覓小吃，等到吃畢，已見學生大隊遊行前赴東城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向段祺瑞執政請願，我不及趕上，先行回家，不久就聽到消息，學生與執政府衛隊衝突，學生被擊斃四十餘人，傷者二百餘人，造成轟動全國的三二八大慘案。同班同學黃克仁（湖南籍、品學兼優）與我本排在一行，是日不幸罹難，我中途返家，幸免於難。

平院學生除通勤者外，大多在學校附近公寓賃屋居住，吃飯則在附近小館，不若滬院、唐院同學之有學生宿舍可以居住，便於自修。

編者註：道之學長著作等身，撰有交通海運叢書五十種，最近又有新書，「嚶鳴集」及「臺灣交通概論」兩書問世，立論精深，近年作品更爲圓熟，特予推介，如欲購閱，請函臺北市麗水街卅三巷一八號或電話三一一三一五一號均可。

四年唐山一年上海之交大生活(二)

陳廣沅

長沙有一個雅禮大學是教會辦的，校長是美國人胡美 (Dr. Homi)。是美國耶魯 (雅禮) 大學 (Yale Univ.)，在中國的分校，英文叫 Yale in China。湖南省政府要辦一個醫院，即與雅禮大學合資稱爲湘雅醫院，並在其下設一個醫學校叫湘雅醫學校以培養醫務人員，附屬於雅禮大學而以留美醫學博士張福運醫生主其事。我入學爲第二班預科，在我前面祇有一班。事屬初創多因陋就簡。地址在城北潮宗街民房，課堂在樓下，宿舍在樓上。學生甚少而大多數係來自香港新加坡之華僑。他們都是西裝革履，平時談話都以英文爲主。我這個窮措大的鄉下佬夾雜其間，實在不倫不類。居同室，學同堂，而彼此毫不聞問。我記得當時的生活是：早起後即到飯堂吃早飯，湖南早飯是六個菜一個湯，吃乾飯，無稀飯。同學之非湖南籍者有些不慣。飯後即列隊去潮宗門外廣場作早操。廣場在湘江東岸，望江中沙洲及江西岸嶽麓山歷歷在目。帶隊出入者爲學監趙運文先生，溫文爾雅循循善誘，前幾年纔知道他是交大同學趙曾珏之叔父

。回校後稍事休息即上課，當時每日課程爲英、國、算、理、化五堂。英、算、理都是美國人，國文係趙運文先生，化學是徐善祥博士（此公與我有緣，後來常在津浦及北京見面，飽學之士也）所有書本除國文外完全美國教科書。初初上課有些吃不消，但抱着「人一能之我十之」的辦法努力掙扎，居然也弄得及格。當時湖南同學多係長沙人走讀，除上課外見面甚少。其中有龍毓堃者與我最熟，他畢業後留美深造爲醫學博士，回長沙爲有名醫生。其餘每日見面者多爲外來之華僑。有時看他們寫中文家信，不斷查英中字典，蓋家長們仍注意中文也。第二學期加生理學解剖學而免去國文與英文。

新先生都是美國人。講生理學的還容易應付。講解剖學的非常難頑。他先講全身的骨頭，每塊骨頭的各點有特別名稱，每個名稱都是不同的拉丁文，我沒有學過拉丁文，其字母雖大同小異而拼法特別，簡直不易記。一晚記幾十個名詞，到明早又全部忘去。真正難辦。差不多全部自習時間都用在記拉丁文上，而

進步甚緩。考試了，這位先生考法特別。他自己關在一間小房裏，叫學生一個一個進去。我進去時，他拿着一塊髒骨，用手指點一個地方問叫什麼名字，隨即

紛紛議論，並且各自警戒以後上解剖實驗時要十分小心。

將骨頭藏到背後去。一分鐘答不出來時，他就再指點一個地方問叫什麼名字。如是者三五次則考試完畢，各人知道自己及格不及格。化學徐先生講有機化學極有條理，雖然用一本原書，但他講解時完全空口說白話，兩手做種種姿勢表情。講完似乎都已記得，用不着念書。他真是最好的先生，他自己在我們家課簿上簽字爲Z、Z、Z（徐善祥上海人，至今不忘）。物理先生用的書是 Milligan 物理，他就全靠念書做題目，查課不嚴，學生也就不大做。大概他以為醫生用不着物理所以就馬虎了。數學也就是門面帳，不甚吃力。

經過這許多事項，我對於學醫的信心就有些動搖。從此就常常想到是不是決定學醫。醫固是中國所需要，但在民窮財盡外侮日亟的時候，祇對於生病的小羣有益的醫不能及富國強兵的學問有益於全體民衆的關係重大。而且學醫與我的本性不合，自己對於醫學所必須的基本學問又不够，有一點高攀不上。湖南春夏之交天天下雨，空氣裏濕度高，叫人嘆不出氣來，街上滿地泥濘，個個人要穿釘鞋出入。住的宿舍又黑暗，白天要點燈。現在才知住宿的學生祇有三五個，除我外其餘都是華僑。他們總不在宿舍裏，他們有伴

有一天，比我們高一班的學生喧囂起來，有一個姓湯的同學在上解剖實驗，用刀割取一個囚犯屍體時，偶一不慎，將左掌刺破了一點，先生馬上緊張起來，趕快在手腕處用皮帶緊紮，在手掌上打了麻藥針，然後用鋒利小刀在手掌劃開很細的平行線刀口，血流如注。先生劃着，學生用消毒藥水灌着。等手掌上劃滿平行線時，即將整個手掌納入消毒水盆中。同學們

這孤獨的生活過够了，前途沒有什麼希望。同時看見報上，北洋大學在上海招生，他們有工科、礦科，而且考得好的不須交學費。我就想去考。自從入學以後，更少見父親。就決定寫封信去報告現狀以及擬考北洋的計劃。隔了好久，來了回信照准。學校五月結束。結束後就向父親要了盤川錢去上海。

又麻煩了老屠將我送上小火輪去漢口。這次輪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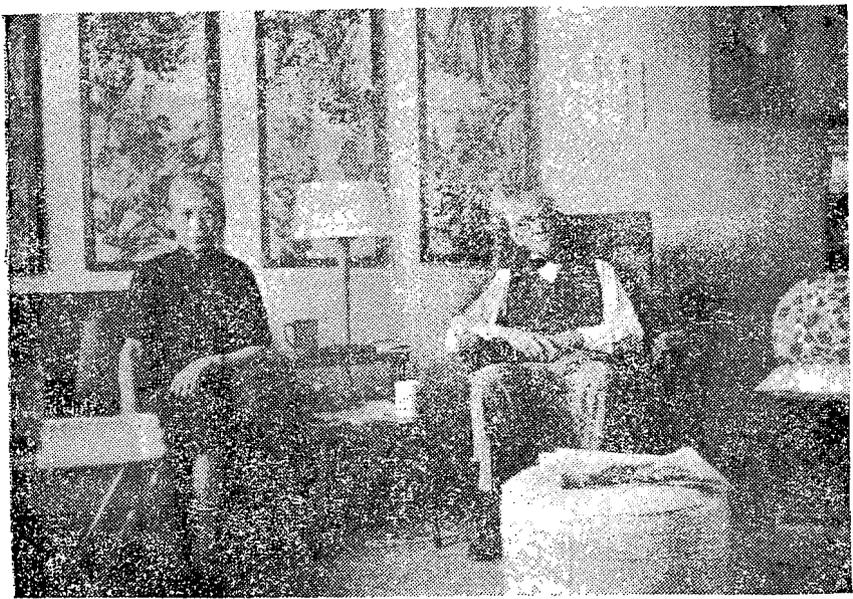
白天渡洞庭湖，湖面寬闊無垠就像大海，好在無風無

浪，中途經過了岳陽，遠看岳陽樓。到達漢口，閱報知張勳復辟，宣統又做皇帝。在扛伏挑伏包圍搶奪中，找到一個旅館接客，就將行李交他，我提了一個小包上岸到旅館。在旅館中吃飯買到上海的票。當晚下船開船，無心觀賞風景。就在船上溫習英算理化英文，預備考北洋。到了上海，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打聽北洋考期及考場。到場就去考了，忘却了考些什麼。同時在報上看見清華招生。知道這學校待遇好，畢業後可出洋。於是也就報名去考。考了兩天，同一個名叫金士宜的考生同座。我記得大家都考得面紅耳赤。不久，清華先發了榜，我同姓金的名字都不在上面，不免有些懊喪。不久報紙上發表了北洋招生的榜，我名列第一，這真叫出乎意外，隨即寫信告訴父親，並且即日乘火車回鎮江轉仙女鎮看母親，母親同廣湘弟都甚好。我就在家休息。等暑後去天津到北洋大學入學。

事有出乎意料以外者！父親來信要我於八月中去北京補考唐山路礦學校入學試。原來我的姨父嚴蔭生現已在北京交通部供職，他的兒子嚴伯和已考取了唐山，他因爲一個人離家老遠去讀書，要約一個熟人去同學，所以就想到我。我父親當時曾寫信說他自己的

差事不佳，想不易供應我到畢業，姨父寫信說以後在唐山讀書費用由他先墊，以後再說，所以我的父親就叫我到北京應試。這一下我倒得到意外的幫助，如若我考取唐山則以後讀書不再受經濟之威脅。母親就接着忙起來，要把我的被褥洗乾淨，換洗衣服鞋襪做好，更要做一件新的像樣的棉袍。那時津浦鐵路已通車，要由南京坐火車到天津，再由天津乘京奉鐵路（以後改稱北寧鐵路，自北京至瀋陽）到北京。當時二舅父正在南京爲津浦南段某包工公司爲職員，事前即函請招呼。八月初，辭別母親與鄰舍上京趕考。這次又爲遠行，母親更覺淚流不止。我稱明年暑假必可回來以安慰之。好在此時張勳復辟潮已過去，仍爲中華民國六年。

到了南京二舅父將我安置在下關交通旅館，說明早過江到浦口乘車。當晚被蚊蟲及臭蟲鬧了一夜未能好睡。次早過江到浦口，二舅父送我上了津浦臥車（二等）。登車後不久開車，車行甚速，沿途兩邊有時阡陌連雲，有時一片荒山毫無樹木。到徐州已甚晚，余累極，即早睡。一覺醒來已到濟南府，隨即過黃河鐵橋，第一次乘火車過大橋甚爲興奮。車上乘客都開窗望黃河滾滾。黃河水勢甚猛，水色深黃如泥漿。



筆者伉儷在美悠然納福現況

當日試在車中吃飯一頓，中國大菜甚可口。過德州時有賣燒鷄者價約二、三毛錢一只，甚鮮嫩，為津浦路名產。過此則為滄州為天津矣。車到天津時為下午四時許，隨即改乘京奉路二等車去北京。到北京時天尚未晚，嚴伯和姨兄來接，各雇洋車（黃包車）一輛各帶行李一二件直趨嚴府。嚴家住西城，東栓（門）馬椿。沿途先看見前門，巍峩壯觀。前門大街車馬輻輳，熱鬧異常。到達後，見一石庫門，門內一間置馬車，再進則為四合院。正房四大間。對房三間為會客室，左右兩廂。東廂為廚房下房，左廂拆除為花院，房屋矮而整齊。上房為姨父臥房，此時之姨母為大瘤太太之對手，我們也叫姨母。裏間為套房。中間為飯間，吃飯起坐皆在此。右為客房，我與姨兄同住。晚姨父下班回來，少不了一番慰問。當時吩咐明天休息一天，再打聽補考入學試日期，原來唐山學校交通部立，由育才司直轄。他次日到部向育才司打聽方決定補考日期（因招生日期早已過去）。到期由姨兄陪我到部。一上午考完，補考者僅七八人而已。次日姨父說此次取四名我為第二名，第一名是一姓石的。於是大家心定即候期入學，余當即去函父母親報告好消息。這是我一生第二個轉捩點。假使當日沒有郭蘭石，我

小學讀完後，不知升中學，結果將如俞凍子與汪祖福等之一無所成，必在三間子橋頭賣荸薺蘿蔔或推小車拉洋車。又如中學畢業無嚴蔭生姨父之推助，則學醫不成學工不得，即入北洋亦必因經費無着而中輟，其一生之成就亦必無所建樹。人生命運與人生遭遇有關；許多有志者之不能達其目的，未必其本身無堅志無勇氣也！

唐山學校每年九月初開學。當時為八月中旬，距開學尚有廿天，於是由姨兄嚴伯和陪同遊覽北京。嚴家住的地方在安福胡同附近，安福胡同即後來安福系之大本營，靠近西長安街。我們相約乘洋車遊中央公園。公園在天安門西面，路過新華門即袁世凱想做皇帝的豪華官所在。一進公園大門，就有一廣場，廣場後古柏蔽天，彌覺深遠。經過鳥棚，係依幾株大樹用鐵絲網網成者，各種鳥雀上下飛鳴，自由自在。再進到柏樹林中，林下設茶座。有來今雨軒茶座甚軒敞，余等即入座沏香片茶，望來往遊客閒步，心曠神怡，意至得。俄索豌豆糕杏仁豆腐作點心。豌豆糕香甜爽淨係以綠豆泥製成而冰凍者，此後遍遊天下卒未曾有再嚐此糕之美味。美國罐頭湯 Campbell Soup 中之青豆湯 Pea Soup，在未加水而冷吃時，十分相像

，惜此為鹹品，未足與比也。

出公園後再雇洋車沿長安東街行，過天安門，東長安門牌樓，沿東長安街走不遠北轉入王府井大街，看見協和醫學院。到東安門外之東安市場，此為北京之最大市場，薈集一切商品，余見一大書店，內藏書甚多，有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集，紙張印刷誠為平生所未見，當時愛不釋手。四厚本以二元餘買得，從此以為至寶，每開卷吟詠。迨後，即到左邊之東興樓吃飯。一進門全體廚司伙計舉聲大喊「有客」，對初到北京者確係一陣下馬威。飯店廚竈設在大門口，座位設在後進。入座後，茶房即以燙手之熱手巾把敬客並躬身招呼「您好」。客人受此敬禮，不由得心裏覺得痛快而舒服。以後叫菜上菜，其招待之週到，走遍天下也沒有碰到過。當日所吃之名菜有芙蓉鷄片，那鷄片之嫩到嘴即融，有掛爐鴨，那鴨皮之爽脆，絕非別處之北京鴨所可比擬。

過一天又遊城南之天橋。由嚴家乘洋車出前門，沿前門大街一直就到。原來天橋是北京的遊藝場，什麼都有。就像揚州的教場仙女鎮的萬壽司廣場一樣，

多為市民之娛樂場所，不過北京為首善之區，人口百萬，中外雜處，廣場之廣與遊藝之多與好，皆為天下第一。即以打拳一項言，此中參加者多係天下能手，十八般武器皆精，應為天下無敵者輩。迨至晌晚又乘洋車至香廠一家小飯店吃鍋貼吃炸醬麵再吃一碗酸辣湯過口，美不勝收。飯後到大柵欄之廣德樓聽京戲。當日有正旦陳德霖之三娘教子，其嗓門之高發音之正又為一絕。

計在北京閒住不足廿日，除到上列各地遊覽外，並曾觀賞十利海之荷花，瞻仰雍和宮之歡喜佛，參觀三貝子花園之農事試驗場，欣賞便宜坊之烤鴨。並到交通部後身李閣老胡同交通部立鐵路管理學院（即日後交通大學北京管理學院），略看其佈置及設備。午夜自思，在北京時之生活情趣較在長沙之閉禁生活相去霄壤。又自問係一仙女鎮的鄉下佬如何修得此機會得享受上京之文物風光。乃自勉此後讀書必學得些本領以保持國家文化而增進民生幸福。此一自矢至十年後方得稍稍兌現，誠不易事也。（待續）

陳廣沅老學長胃出血

開刀平安住院休養

本刊文章最叫坐的陳廣沅老學長，四月因胃出血住院，開刀後已恢復平安，正住院休養。

陳老學長病中保持達觀風趣，開刀前夕，致函編者說：

——四月八日下午胃又出鮮血三五，入院急治，經輸血四磅，方平復。專家用探鏡入胃探視，方知仍為舊創搗亂，雖小如豌豆，但屢作壞事，如不割除將遺患無窮，故決定施刀。

如果成功，則可再遊戲人間幾寒暑，如不成功，則生年已七十八歲，對作人應盡之義務已盡力完成。下一代強似我這一代許多倍，心安矣。

我對友聲關切，深恐開刀不能成功，故先通知一聲，以免遠念——

編者已代表寄去慰問卡。敬祝陳老學長早日康復

編輯室

世界宗教研究院

第二次佛籍譯員會議

真光（趙曾珏）

今歲為母校八十周校慶亦適值美國立國二百年紀念留美校友在國外對於工商科技發展各盡所長有足多者茲特紀錄吾同學在海外闡揚佛教之一斑以祝母校八十大慶。

（筆者附誌）

一、引 言

世界宗教研究院於今年三月六日至八日舉行第二次佛籍譯員會議，由院長沈家楨先生召集，參加者有西藏佛教薩迦派的領袖特勤活佛（Ven, Deshung Rinpoche）、西藏佛學研究者樂悲生勒隆巴（Lobsang

Lhalungpa）、黃教羅禪查斯巴葛西（Ven, Lozang Jamspal）、紐約大覺寺住持仁俊法師，佛教學者湯

姆克利雷博士（Dr. Tom F. Cleary），大偉福

克斯（David Fox），克列司托弗喬其博士（Dr. Christopher George），趙曾珏，鮑勃替門博士

（Dr. Robert A.F. Thurman），及世宗研究院沈家楨、賀國權、奈德麗麥士威女士（Dr. Natalie Maxwell）及麗露蔡縷女士（Leah Zahler）共十人。其中不乏精通梵文、西藏文，及諳熟釋典的高僧與學者。

筆者所要記者，並非將討論每箇佛典術語，或字眼的英譯名稱的詳細紀錄，重點是要說明事前的佈置準備，討論與得到結論的方法，略舉一兩個例子，並說明會場的研討精神和和諧的空氣，每個參與的會員全神貫注，使預期的成果得以，不說圓滿，達到十之八九。